

胡佛水坝

[美]约瑟夫·E·史蒂文斯 著 / JOSEPH E. STEVENS

HOOVER DAM AN AMERICAN ADVENTURE



辽宁大学出版社

胡佛水壩

HOover Dam
A National Adventure

HOOVER DAM

A NATIONAL ADVENTURE

HOover Dam
A National Adventure



58951

胡佛水坝

HOOVER DAM

JOSEPH E. STEVENS

王尚盛 马诚 李俊辉 尹明珠 译



200363720

(辽) 新登字第9号

胡佛水坝

〔美〕 JOSEPH E. STEVENS

王尚胜 马诚译
李俊辉 尹明珠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0千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姜全坤 封面设计：邹本忠

马静 责任校对：众校

ISBN 7-5610-2373-1

K·212 定价：10.00元

Copyright © 1988 by Joseph E. Steven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胡佛水坝，建于 1930～1936 年间，原名 博尔德坝（或译作顽石 坝），为重力拱坝，位于 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与 内华达州交界处的科罗 拉多河黑峡谷，拦蓄成 米德湖。1947 年正式改 名为胡佛水坝，以纪念 美国第 31 任总统赫伯 特·胡佛。此坝由联邦 垦务局管理，用于防洪、 控制泥沙、发电、灌溉并 提供民间及工业用水。 坝高 221 米，顶长 379 米，体积 336 万立方米， 发电功率 1345 兆瓦。

《胡佛水坝》一书于1988年出版，先后获三项大奖：约翰·登宁美国历史奖，最佳西部纪实文学奖，图伦丁·杰克逊奖。

《洛杉矶时报书评》称本书“有助于了解这一不朽巨坝的诞生过程，以及千万名建坝人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纽约时报书评》认为“本书读起来妙趣横生……使人觉得学历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

作者约瑟夫·埃德沃德·斯蒂文斯生于195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住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城。

序 言

胡佛水坝——这一美国西部的大金字塔，20世纪绿洲文明的甘泉，于1931年动工，1936年竣工。在为了治理科罗拉多河而兴建的一系列水坝、运河和水渠之中，胡佛水坝是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该坝是当时最杰出的工程，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建筑业和工业上的成就，充分反映出机器时代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和技术实力。

半个多世纪之后，像一把楔子那样直插在亚利桑那和内华达两州交界处的这一白色水泥建筑物依然使人惊叹不已。新一代更巨大、更先进的工程壮举不断出现，然而胡佛

水坝仍然被奉为建筑物之范例，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水坝，是美国人所崇拜的不朽的偶像。

语言和图画都难以描绘出大坝的雄姿和它那压倒一切的气势——这是1980年秋天我在当地参观时得到的印象。如同已往来这里参观的千百万人一样，当我面对巍峨壮美的水泥坝壁，巨大的塔楼和隧道，听到水轮机和变压器发出持续的嗡嗡声时，敬畏之情油然而起。同时，背景的宏伟，水峡的质朴壮观，以及周围那浩瀚的红黑相间的沙漠都使我叹为观止。

我竭力想象在这样一个山峦起伏难以通行的地方，人们怎样建立起这一水泥巨坝，又使它运转得如同一架灵巧的精密机器一样？在大萧条期间敢于承担这千难万险的工程的建设者们都是何等样人？那千万名工人来到这荒凉的峡谷，如何对付那可怕的炎热，陡峭的石壁，以及每一步都会遇到的危险？三十年

代工作和生活在这一片穷荒绝域之中究竟是什么滋味？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有很多材料记载着创建胡佛水坝的政治因素，以及大坝对美国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人们把大坝当作建筑工程和现代风格的象征来研究；它的宏伟壮观反映在诗歌、散文和电影里。然而还没有一本书记录大坝建立的全部过程，于是我的任务也就明确了。

我翻开那些积满灰尘的论文集和发黄的记录本，其中有许多材料五十多年来无人问津过；我查阅一堆堆霉烂了的报纸和杂志；我察看几千幅黑白的工程照片，浏览大量的旧记录、书信和个人文件。我倾听当年为建设胡佛水坝流过汗淌过血的人讲述的故事——有的使人发笑，有的使人伤心，有的使人手舞足蹈，有的使人毛骨悚然。

从这些字迹模糊的文件，影影

绰绰的照片底版，以及依稀淡忘的记忆里，渐渐呈现出一个逝去的年代，其轮廓、颜色、质地都宛然可见。在那个年代里工程师和建筑工人都颇具浪漫色彩；治理好一条狂暴的河流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养家活口就觉得无上光荣。

胡佛水坝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其中的各种情节、插曲、形象、场景、声音以及感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因素，它们共同组成一幕波澜壮阔的戏剧，一部技术与人的史诗，一个非凡的美国冒险故事。

在撰写本书时我着重介绍胡佛水坝建筑中的人的因素，同时也不忽略工程、机械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如果不明白建设中所遇到并加以克服了的重重障碍，就无法理解水坝的伟大意义，无法弄清设计师们的动机，也无法体会建设者们的喜怒哀乐。

我在研究并记录胡佛水坝的故事时，也遇到过不少障碍，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帮助，这些障碍就会难以克服。我要感谢下列单位的工作人员，多亏他们的知识、协助和耐心，这些单位是：内华达——拉斯韦加斯大学的詹姆士·R·迪更生图书馆特藏资料部，博尔德城图书馆，内华达州立历史博物馆图书部，下科罗拉多区美国联邦垦务局图书馆，内华达——雷诺大学口头历史研究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和加里福尼亞州拉克纳——尼克埃尔市的国家档案及联邦记录中心，以及新墨西哥州图书馆。

我特别感谢下列朋友：博尔德市联邦垦务局照像实验室的比斯·维赛克和基恩·赫佐格帮助我收集到千百张建设期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成了本书的插图；下科罗拉多区联邦垦务局的地区公共关系官员朱里安·莱因哈特解答了很多关于胡佛水坝本身及其日常运转和近年来

采取的改进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内华达历史博物馆图书部的弗兰克·赖特和大卫·密尔曼编辑了《拉斯韦加斯评论》报的索引，为我提供了一个珍贵的研究工具；伊姆里·索登教授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历史学家、作家兼录像片制作人员丹尼斯·麦克布赖德向我介绍了博尔德市的情况并借给我他收藏的大量照片；参加过胡佛水坝建设的工程师约翰·穆辛吉允许我阅读并摘引他尚未发表的回忆录；莫里逊·阿伦，老斯蒂夫·贝切丹尔，坦迪·费恩登，埃尔登·加莱特和雷德·维克逊等人的回忆给本书增添了大量内容。

最后，我愿向我的母亲、父亲以及妻子安娜斯塔西亚表示深深的谢意和爱恋之情。没有他们的鼓励和不懈的支持，我决不可能提笔写这本书，更不可能把它写完。

约瑟夫·E·斯蒂文斯
于新墨西哥州圣菲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一条河与一个梦	1
第二章 “荒漠之乡”	53
第三章 让河水改路	89
第四章 在鹰的羽翼下	120
第五章 连续不断的巨大行动	162
第六章 一块生硬无情的混凝土	194
第七章 二十世纪的壮举	239

第一章 一条河与一个梦

美国犹他建筑公司的总裁，铁路、公路和水坝的承建者，西部最富有的人士之一，72岁的威廉·H·沃蒂斯因患癌症而住院。他日复一日地忍受着注射的痛苦，观察好转的征兆，同时抱一丝希望期待自己仍能精神矍铄。然而，肿瘤的蹂躏、臀部的疼痛、四肢的萎缩以及笼罩着身体与心灵的疲倦却日趋严重。在圣弗兰西斯科的圣弗兰西斯医院那间简朴的病房内，面对来看望他的妻子、护士和朋友们，他总是说自己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已属明显的谎言。死亡已不可避免，他预感到生命的终点已经临近。

沃蒂斯身围毯子坐在打开的窗前，从这里可将圣弗兰西斯科的概貌尽收眼底。

这是1931年3月2日，和煦的春光正沐浴着这座城市。屋内床边的烟灰缸里有支雪茄仍在燃着。他伸手去取那支烟，但却沮丧地注意到自己从前那由于长期的露天劳动而紧绷绷、红润的手已满布皱纹、颜色灰黄。在他喷吐烟圈时，他那瘦削的双颊向内瘪去。而他的脑袋却纹丝不动，似乎已不能集聚力量使之转动了。只有那双浅蓝的眼睛及炯炯有神的目光证明他仍

然活着。

此刻，这双眼睛正落在站在床尾的一群人身上。看到这些直立的身影在交头接耳的说话，W·H·沃蒂斯支撑着挪动自己长瘤的臀部以便坐得更直挺些。人们没有听到从他那苍白的唇间发出的呻吟声。这声音被窗外海德大街和布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及病房里人们的交谈声所淹没。

交谈既干脆又热烈，以令人吃惊的简洁方式进行着，如果用文字记录下来，那么，几乎每句都要加问号或感叹号。带有六位、七位甚至八位数的数字由一个人自信地提出来之后，马上又被反对者所推翻。批评和辩驳夹杂在句句难以理解的技术术语中。爽朗的笑声，阵阵的粗话组成了不和谐的曲调。这曲调肯定刺激了受疼痛折磨的老人的耳朵。可是，W·H·沃蒂斯并没有烦躁之意，反而显得从容安详。他仰靠在椅子上，让一团团烟雾笼罩着自己，嘴边浮着一丝微笑。

或许他想到，在癌症病房里举行业务会议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不过，就他长期的繁重建筑生涯来说，这并不比在帐篷、火车车厢或其它特殊地方主持的同类会议更怪。他属于那种手上长满老茧、手指甲塞满泥土的建设者。他讨厌公司里那些无用的装饰品，觉得在工地上开会要比会议室里舒服得多。他即使到扫帚间里去召集这次会议，现在围绕在他床边的人也肯定会同样积极、同样认真地参加。与他一样，这些人也都是建设者，充满了进取、狂妄、执拗的劲头。他们准备争取一生中最大的合同，着手进行对任何人都是最大的工程——在科罗拉多河建造胡佛水坝。

自1928年末，国会通过立法批准后，胡佛水坝对于国内每一位建筑工程师和工程管理人员来说就一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水坝，是全面治理从大峡谷到加利福尼亚湾之间这一地段的科罗拉多河的关键。这需要空前规模的组

织、后勤、工业和工程的技术。这项工程将是标志人类的才智和想像力的最伟大的纪念碑之一。但是，在梦想成真以前，却要冒极大的危险，克服巨大的困难。胡佛水坝的建造将是人类与机器对河水与岩石的较量，将是一场人类的智慧与大自然的原始力量的抗争。似乎正是为了给这一抗争提供一个场所，老天爷才开凿出这个拔地而起，壁立千仞的沙漠峡谷来。

一个弥留之际的人还想承办这样的工程，真令人震惊。即使他领导的人员赢得了建造这座水坝的权利，他也许永远不会看到水坝的破土，更不必说竣工了。把财产和名誉系在这么一个竟没有机会知道结果的冒险事业上，似乎是场莽撞的赌博。然而，虽然W·H·沃蒂斯已经身患癌症，他仍然把自己交给这项事业。他的伙伴急于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面对挑战。沃蒂斯也一样，顾不得什么绝症了。除此而外，这世世代代耸立的水坝将使看到她的人都赞叹为一大奇迹。那么，对于一个建设者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纪念碑能比这更好呢？

想到这儿，老人的笑容舒展开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即将开始。然而，序幕却充满戏剧性和矛盾。它可以独自作为一部完整而周密的具有非凡色彩的激动人心的小说。

小说的主角是一条河——一条由西班牙传教士弗兰西斯科·加尔塞斯于1776年命名的科罗拉多河。这条河雄伟壮丽，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它延伸1400英里，流经美国广大内陆沙漠地区。科罗拉多河积聚春夏两季的融雪，发源于“美洲脊梁”落基山脉，流过许多山岭，那些山岭的名字让人想起西部的粗犷和壮丽：温德河岭和梅迪辛鲍岭，尤因塔岭和安肯帕格里岭，萨沙奇岭和圣胡安岭。河水来自山峰和高原，那里条条小溪冲出了蓝色的痕迹穿过纯白的雪地；也来自遥远的山谷，那里的飞瀑奔泉流过布满砾石的河床，在覆盖七个州共242000平